

宋史新編

十 北京列傳

第三十二



| | |
|-----------------------|-------------|
| 八 二 九 | 漢 書 門 |
| 六 一 七 | |
| 六 四 五 | |
| 冊 架 函 號 類 | |

| | |
|-----------------------|--------|
| 八 二 九 | 漢 書 |
| 六 一 七 | |
| 六 四 五 | |
| 冊 架 函 號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820 |
| 冊數 | 85 (33) |
| 函號 | 296 78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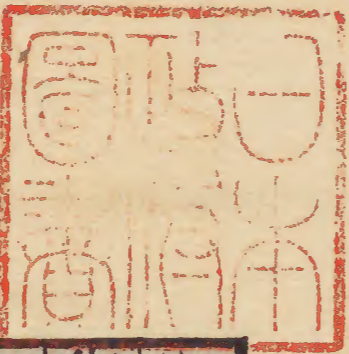
宋史新編

第五函

北京列傳

下

淺草文庫



宋史新編目錄合卷三十二

卷九十六

列傳三十八

李迪

子東之從子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基從孫孝壽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卷九十七

列傳三十九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綽公

張士遜

卷九十八

列傳四十

韓琦

曾公亮

子孝寬孝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早

富弼

子紹庭

宋史新編目錄合卷三十二

宋史 宗維卷九十一
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所以儆陛下也他日又召對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峭廝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爲備可分關右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採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峭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數日奏至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勝帝自是欲大用迪矣初帝將立章獻后迪

屢諫謂起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眞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

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方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貶謂寔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

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出知鄆州仁宗卽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兩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坐范諷獄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語在諷傳改相州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
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
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
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
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迪願守邊詔不許
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
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後其子東之爲待御
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
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碑曰遺直之
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從子成大在忠義傳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
閣校勘宣化軍使累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
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功仁宗惻然卽賜其碑曰旌忠
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歷知
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
宗卽位富弼薦復舊職兼侍讀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
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神宗初請老自工部尚
書拜太子太保致仕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
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
師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人仕於治平中

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脩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歷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卽位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困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帝聞

而嘉之遣使勞賜再知開封府歷數州遷至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任以官辭登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守任情飭法承之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亦

稱之累官權三司使遷至龍圖閣直學士承之懇辭學士職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卽竝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兩遷戶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陳鄆揚州而卒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徙通判河南府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

職薦召試除直祕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耶竟不往歷官州縣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閒十年遷至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爲人冲澹善養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呂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又命孝壽攝司錄事，成其獄。徽宗卽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至顯謨閣待制。歷知開封、京起章，縱獄使往卽訊，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不可計。日夜鍛鍊，未就，京猶嫌其緩，召還。其後縱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虢、兗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言者謂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附蔡京，歷擢工部、戶部侍郎，開封尹，陳瓘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守蔡薤，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以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歷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真宗嘗以語曾，曾曰：願陛下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命判大理寺。曾因請自辟。

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其尊禮如此命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卒從曾議兩擢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爲王欽若所排罷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民間訛言有妖若帽夜飛搏人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

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

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皆如曾議時
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
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
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清昭應宮使曾方嚴持重每進
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曰陛下抑
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
班已上怏怏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
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
用素恃恩臣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

也太后意乃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
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
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清昭應宮災出知青州以彰
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無敢
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揚士類宰相
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然使
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

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專決曾不能堪遂求
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
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二人交論帝
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
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
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
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
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僚友亦不敢狎戲自奉甚儉雖貴
顯如寒士云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又改其鄉曰
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後配享仁宗廟庭曾無子

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繹至尚書兵部郎
中祕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
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又集五代事
爲唐餘錄六十卷竝上之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
迺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爲斷例歷右諫議大夫知
陝州徙河中府既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
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
宗卽位進兵部卒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
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邸店尺寸地自詣開封府訴之

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人幼篤學登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宸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折司江南安撫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羣臣伏閣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尋知鄧州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

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卽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清約如寒士體素羸憂畏日侵俄卒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知白

宋史新編卷之六
九歲其父卒邢州殯於佛寺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
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
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天聖中契丹大
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
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
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因今河
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可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
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
總髮苦志篤學登進士甲科初歷州郡咸有遺愛命提

點河東路刑獄遷至尚書祠部員外郎衍多平反知潞
州王曙爲作辨獄記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
辨獄法當賞遷刑部歷知江陵府諸路轉運使累遷樞
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爲治
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親政特
召爲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改知審官院遷尚書
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
圖閣學士既而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召還權知開封
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
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

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又行事，衍行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對曰：「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

逋逃來歸，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遂不納。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賢士，而沮僥倖，小人多不悅。御史中丞王拱辰諷僚屬劾奏其壻蘇舜欽及所知王益柔，欲因以危衍。語在拱辰傳中。衍罷，丁度草制，指衍爲朋比。蓋范仲淹、富弼與衍共政，二人爲言者所攻，而衍獨左右之也。衍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慶曆七年甫七十，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詔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侍之，稱疾固辭。連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

雖家居聞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雅清介不殖私
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
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
法卒年八十贈司徒兼待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
又謂平生履行不足名後世無得紀述歛以一枕一席
小壙厓冢以葬遺疏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
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真仁朝不乏賢相若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風烈
卓然且相類焉迪曾值國家多故之秋正色危言使宦

官近習沮謀不敢肆章獻太后亦全令名非古所謂社
稷臣耶知白衍並清約勁正裁抑僥倖而行尤能斷太
事於韓琦范仲淹論議不苟同顧反蒙朋比之譏何歟
夫行高則毀衆識惑則眷衰衍與迪曾皆弗免焉君臣
始終之遇誠不易夫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宋史 卷之九十七
母求終服不許。歷遷知制誥，判集賢院，又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彙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初立章獻太后，權聽政。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者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屢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歷拜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陝西用兵，殊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

募弓箭手教閱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領財利者還度支，皆施行。康定初，自樞使進中書，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雅好獎掖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改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而殊誌妃墓，沒而不言，又奏殊役官兵治獄舍以規利，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殊罪也。

歷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遷兵部尚書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愈求出守留侍經筵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篆其碑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清儉累典州吏民畏其愾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不允其信遇如此文章瞻麗尤工詩晚歲益篤學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

龐籍字醇之武成人進士及第歷官殿中侍御史章獻遺詔以楊太妃為太后議軍國事籍請於仁宗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

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於上為下詔戒飭籍又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寢不報反坐言宮禁事不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擢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受詔同按黃德和嶽建言宿兵西鄙將士弗獲功賞而

內官、醫官、樂官坐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逾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諸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使部將狄青等悉復所亡地。元昊遣李文貴、齊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於義無嫌，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籍送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連擢籍至樞密使，遷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蓋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以為然。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堂吏受賂

韓絳論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密疏請擇立宗室其言甚切坐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敗復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加待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剝磔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于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彊叛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彊而斬之以

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為已任褒遷至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論其貪縱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進士甲科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真宗謂其治太寬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歷復

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坐事徙河南、府累遷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
事、議者謂非輔弼職事、遂寢、景祐末、自知樞密院事、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
失也、爲相一年、無建明、陳堯佐、韓億、石中立與同執政、
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罷、隨以彰信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卒、贈中書令、謚章惠、
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實尚寬、晚更下急、輒嫚罵
人性喜佛、慕裴休爲人、然風跡弗逮云。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母方娠、夢神人授以玉像、及生、
父奐復夢其庭積芴如山、長好學、姿表莊重、進士及第、
官州縣、楊億以其深厚、含宏、有公輔器、薦之、歷知制誥、
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同知樞密事、遂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向太后臨朝、卿清
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故今用卿、慶曆二年、陝西用
兵、兼樞密使、未幾、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五年、
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邠國公、徙判河南府、守
司空、致仕、卒、帝親臨奠、蓋致仕者特恩也、贈太尉、兼侍
中、謚文憲、後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時、官

官方熾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宗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論曰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爲宰相乃弗滿人意豈漢黃次公之儔歟晏殊喜薦拔時賢章得象渾厚有容竝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茲豈無助哉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策補絳州軍事推官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按執送蜀賊李順非是左右業已稱賀趣具獄夷簡卒以實奏判永興寇準黥罪人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爾宜勿問益徙遠方從之歷知制誥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辨有聲帝識姓名于屏將大用之仁宗卽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累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又加中書侍郎帝所生母宸妃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太后崩帝始親政夷簡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賄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四方奏獄帝問何以裁之夷簡贊從輕典帝與夷簡謀以太后所任張耆夏竦皆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

州歲中而夷簡復相郭后批尚美人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道輔等后遂廢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慶曆初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

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侮怯亡
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
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夷簡感風眩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及授司徒監修國史同議軍國重事固請
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帝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
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久之書懷忠之碑賜
之自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
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求關南

地頗賴其計畫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
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
丹歲緡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
孔道輔等諫廢后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范仲淹屢言
事獻百官圖夷簡指爲狂肆時論以此少之數爲言者
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
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爲世名相後配食仁宗廟
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歷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同判太常
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

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祫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茹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爲廣邪卻之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因事降龍圖學士知徐州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

時多涉干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識公弼名于殿柱至是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改同羣牧使又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將何以處之公弼對曰襄勤於職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神宗立司馬先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

先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先中執法願陛下
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柰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
其近職先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陳升之建議衛兵年
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牢廩徙淮南公弼以為非人
情且生反側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
止王安石立新法公弼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稟示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原
府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
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做古
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壅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

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
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
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慰勞遣之纔旬月復
以疾求解為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為奉禮郎賜進士出身歷陝西轉運使
神宗議綏州棄守父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達議合遂存
綏州徙公孺知渭州再徙鄆州坐事責知蔡州元豐初
帝召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
累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為政明恕擢戶部尚書以病
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

寡合嘗護曹佾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生百日始啼淳化中第進士調
鄭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治鄴民遮馬首不得
去因聽還改襄陽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
寬厚得民前治射洪禱雨白崖山陸史君廟尋大雨士
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禱歐陽太守廟離城
踰舍士遜徹蓋雨露足始返歷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
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請避進士親嫌真宗記名御
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再遷待御史江南河
北轉運使振乏權贏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謂宰臣宜

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
壽春友改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
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
事天聖六年自尚書左丞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
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執政衆顧望莫對士遜曰
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
遜仁宗以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
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至
兵部尚書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羣臣上

韋懿謚用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揚崇勳園飲日中
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
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
浮費近復有獻變女者朕卻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
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對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
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時朝廷多事士遜亡
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邪士遜不自
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間遣中使勞
問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之宰相得謝自士遜始年

八十六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碑曰舊德之
碑士遜生七日喪母鞠於姑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
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初陳堯佐罷參政
怨家告變又有奏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力言不可開
姦僞構陷之門帝悟抵告者罪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
用藉寵肆威士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又嘗納
女口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用蔭至工部郎中
知越州友正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神宗
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在下僚王旦與諸父蒙正皆目爲遠大器

觀其按僞捷護大臣奏蠲農算誠為知體既握鈞衡深謀遠慮聿新文教以飾慶曆之治非獨制禦邊夷而已張士遜在乾興有輔翼之忠明道寶元亦號職相然夷簡晚年溺於權利頗務收恩避怨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違士遜以計傾孔道輔以卑巽處曹利用其心術槩與同時李迪王曾異矣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琦 子孝寬孝廣 陳升之

吳充 從父罕 王珪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

邪佞爲急王曾爲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權知制誥值益利饑爲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
吳反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
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
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
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
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
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
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

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
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
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爲韓范元昊旣臣
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
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曰
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
繼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師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
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

計輔臣聽其注措仁宗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云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助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

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今民悉內徙空塞下不耕琦以爲此皆良田不可棄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萬頃又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連拜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旣連失三王久疾不御殿臣下爭以立

先皇親紀卷之八
三
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早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等遂力贊之乃定議立英宗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

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琦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

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因請早建儲以安社稷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數月請益堅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興道坊宅一區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

擅取綏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示宰臣曰不謂害民如此安石勃然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以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

更免役置市易務以聚財斂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六十八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庭贈不兼他官蓋貴之

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如此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入爲

多王安石有盛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謀相
安石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
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
母有闔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並稱賢
相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忠彥端彥純彥粹
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
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
宣使忠彥及曾孫肖曾傳孫浩在忠義傳

論曰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豐樂且
再定大策調兩宮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

艱險自爲學士帥邊仁宗已屬意柄用遣使諭之曰卿
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智不逮而
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端明
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
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
之廢耳索之果然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擢給事中
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習知朝廷
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與琦等共定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建儲議神宗立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熙寧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起判求興軍還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帝臨哭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御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莊重沉密平居謹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爲子孫計一切聽其所爲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擢孝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陰歷樞密都承旨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既而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累擢戶部尚書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大觀中忤時相復奪職知饒州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贈正議大夫孝廣莅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

宋史新編卷之八十八
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牖旣成公私便之歷工
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後坐累連貶黜宣和二
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分兵守扼
巖人恃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
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
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
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知諫院凡
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故不盡施用
歷遷樞密副使唐介等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

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巧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
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
定州徙太原府英宗立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
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初徙許道改大名過
闕留知樞密院逾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數月拜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
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久之帝數敦諭乃出母喪終召
爲樞密使足疾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
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成肅升之深狡
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
得志卽爲小異陽若不與之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
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
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
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禪相率設席受經充作箴
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
賢校理判吏部南曹歐陽脩用讒貶充申救得復留而
充改知太常禮院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歷知陝州京
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王

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
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
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
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八年進檢校
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
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
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
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
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急苟
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十
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竝相忌
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
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
與議數爲所詘旣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
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
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內行脩
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
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遺戒勿以私事干朝廷
帝益悲之世譏充知其不可而弗能退也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

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
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
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
歐陽脩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與侍從禮
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
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神宗卽位遷學士承旨珪典
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齊宮賦詩有所感
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
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求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謚曰文珪爲文閣修瓌麗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

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兩府大臣議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其故兄士充傳語禁中珪遂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

可免某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
累遷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惠州惡少年相率爲盜
里落驚擾罕呼者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
邑尉增弓手二千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
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
此者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
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
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建旗
伐鼓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
仞營于南門智高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

高遂解去復以爲西路轉運使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
副使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人數訴事出言
無章却之則勃罵罕委曲徐問父稍可曉乃本寡婦無
子妾有子逐之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病狂罕
爲治妾反其資病良愈郡人傳爲神明治狀聞敕書褒
諭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

琪字君玉兒童時能爲歌詩第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
務十二事仁宗嘉之歷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
院知制誥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
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徙知江寧先是

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戒邏者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發真陽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吳充王珪相繼秉政公亮疾琦專任薦安石以間之及安石被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

之在樞密主條例司既得政乃與爲異適以彰其狡謀耳充不能引退責亦奚辭若珪則惟務順旨固位至啓兵端以沮正人何誤國之甚也夫琦實知安石而弼不苟爲同設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卽用必不獲售其術而公亮輩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慎歟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貶弼論救不聽歷開封府推官

知諫院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
通下情遂除其禁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
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僧牒者開封
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
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
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頽
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
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
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
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

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
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
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旣至六
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
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
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
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

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

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
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
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
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
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晡時入見
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
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
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
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
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

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贈遺或稱
獻納後頡利爲太宗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
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
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許納字
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咸不顧除樞密直學
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
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
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待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
弼言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坐薪嘗膽不忘修
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意太平責成宰
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陳
所欲爲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
爲本欲漸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
卒臣之夏竦憾石介詆已而譽弼會介以書遺弼責以
伊周之事因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
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

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
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
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
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爲奏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
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
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
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
兵者萬計帝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
辭不受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
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

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
顯擅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
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
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帝微覘知之以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
情如此哉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
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六年以母憂去任帝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
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辭謂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

世旣除喪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
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
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
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
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
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帝默然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以左僕射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

事者弼聞而歎曰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論之又言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坐格青苗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昔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

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每以開言路改新法爲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略云求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又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耶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弼性

至孝恭儉好脩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章惇執政罷配享至靖康初復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歷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未幾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又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鎙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

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
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
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
臣請死之其策訖行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
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
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明
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
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

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
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
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
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
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
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
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
門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
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
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

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英宗卽位自喪起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制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入覲英宗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

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中慶州兵亂彥博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適入朝神宗問及至和中定策事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加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

遺詩祖道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
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
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居五年復致仕紹
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劾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
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
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
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
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
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請
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洛人
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布衣交與
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故事謂之洛陽
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與邢恕相善歷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
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
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奪職未久而復

論曰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寤驚旌旗鶴鴈
降于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丹請盟而

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寧非天欲赦民俾數十年免於兵戈之禍歟文彥博丰采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爲人國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允愜輿情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彥博膽大不能畏謹如仁宗所料是豈足累其平生耶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列傳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范仲淹子純祐純禮純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後以

殊薦爲祕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爲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一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

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抹敝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俄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宋史新編卷之九
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
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
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
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
祕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
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
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
移書責之三人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
興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詔戒飭歷徙越州

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
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
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
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
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請脩承平永平等砦
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旣
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
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
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
帝不聽降秩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
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皆受
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
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
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
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
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文
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
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帝迺復置

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
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亢
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
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
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
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
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
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
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
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
日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
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
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
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
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
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
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
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

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
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
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
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脩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
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
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
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
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
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倣周漢以來之制，分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等事，臣請自領兵賦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

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寔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墓碑，曰：褒賢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益民之政尚忠厚邠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聞其死莫不歎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仁別有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文章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

末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陰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後得心疾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彝叟以蔭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凡所封駁皆關國體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
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竝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
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
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
布議純禮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
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
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藉口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激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

怒誣以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奉祠崇寧中啓
黨禁再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
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為京東轉運使與蘇
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
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所言皆
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脩明戰守救
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
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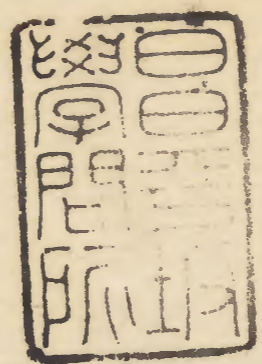
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
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
降秩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
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
祐黨奪職知均州徽宗立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
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奉
祠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
復領祠父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
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
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天下士大夫服勤至垂死不露

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千切爲朝廷惜
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仲淹
自爲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爲參政更張庶事與
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忌不獲究所欲爲
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鮮有崇信子思之
中庸者而仲淹舉以勗張載其倡道淑人實不在濂洛
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講學何哉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天保三

